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dark shore, silhouetted against a vast, orange-hued sunset sky. The person has their arms outstretched. In the distance, a calm body of water reflects the light, with rolling hills and a small island visible on the horizon. The sun is a bright, glowing orb in the sky, partially obscured by soft, wispy clouds.

The Island 島

〔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陈新宇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he
Island
島

〔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陈新宇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岛/[英]希斯洛普著;陈新宇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3
ISBN 978-7-5442-7706-8

I.岛… II.①希…②陈…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129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064

THE ISLAND by VICTORIA HISLOP
Copyright © VICTORIA HISLOP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5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岛

[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陈新宇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马秀琴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06-8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献给我的母亲玛丽

特别感谢：

斯皮纳龙格岛博物馆

帝国大学皮肤病学系理查德·格罗夫教授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戴安娜·洛克伍德博士

国际基督教组织麻风病使团

麻风病医疗慈善机构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克里特岛海岸以北的斯皮纳龙格岛是希腊主要的麻风病隔离区。

引子

1953, 布拉卡

寒风扫过布拉卡狭窄的街道，秋日的凉意裹挟着这个女人，令她四肢瘫痪、头脑麻痹，几乎失去知觉，可仍然无法减轻她的哀伤。她重重地倚在父亲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防波堤的最后几米，步态有如老妪，每走一步仿佛都给她带来刺痛。可痛苦并非来自肉体。她的身体和那些终生呼吸着克里特纯净空气的年轻姑娘一样强壮，她的肌肤和她们的一样年轻，眼睛和她们的一样黑亮。

有只小船，在海上颠簸摇晃，船上货物用细绳捆起，奇形怪状。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慢慢猫腰下船，一只手尽量稳住小船，另一只手伸出去帮他的女儿。待她安全上船后，他用毯子将她裹住，佑护她不受风吹雨打。她与货物唯一可辨的区别，是在风中恣意飘飞的一缕缕乌黑长发。他小心地解开缆绳——无话可说亦无事可做——他们的旅程开始了。这不是运送物资的短暂旅程的出发，而是新生活的开始，是在麻风病隔离区的生活、在斯皮纳龙格岛的生活的开始。是一去不回的旅程的开始。

第一部

1

2001，布拉卡

缆绳解开后，绳索在空中飞起，绳上的水珠溅落在女子赤裸的手臂上。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不久水珠就干了。阿丽克西斯注意到皮肤上盐的结晶闪烁着复杂的图案，好像钻石文身。她是这艘破旧小船上唯一的乘客，当小船发动马达，突突突地驶离码头，朝着前方那无人的孤独小岛前进时，她想起那些在她之前去往那里的男男女女，不禁战栗了。

斯皮纳龙格。她玩味着这个词，像含着颗橄榄核似的在嘴里滚动。那座岛就在前面，雄伟的威尼斯要塞迎向大海。小船靠近时，她既感受到要塞昔日那强大的吸引力，也深深体会到它现在的无法抗拒。这个地方，她沉思着，它的过去还是温热的，并非如石头般冰凉，那里的居民也曾真实存在过，而非神话。这与过去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她参观过的那些古老宫殿、遗址有多大的不同啊。

阿丽克西斯本可以再花一天时间登上克诺索斯宫废墟，去看那些厚实的小碎片，在心里揣摩四千年前的生活情形。可是，近来，

她开始觉得这种过去太遥远了，远得超出了她的想象，当然也超出了她的关心。虽然她在考古学上取得了学位，在博物馆工作，可她觉得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一天天在消退。父亲马库斯·菲尔丁是大学教师，酷爱他的专业，从小到大，阿丽克西斯天真地相信她会追随父亲风尘仆仆的足迹。对马库斯·菲尔丁这样的人来说，古代文明，不管有多久远，总能引发他的兴趣。可是对现年二十五岁的阿丽克西斯而言，与传说中克里特迷宫中心的牛头怪相比，那天稍早时她在路上碰到的小公牛更现实，与她的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些。

她的职业方向，目前来说，还不是她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更为迫切的是她与埃德相处上面临的困境。在希腊岛的假期里，他们一直沐浴在夏末阳光中，那儿天天温暖，但一度充满希望的恋情却慢慢画上了句号。他们的关系在大学这样的象牙塔里绽放盛开，可一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却枯萎了。三年来，这恋情有如从温室里剪下的枝条，无法在路边花坛里存活。

埃德很英俊。这是事实而非某某个人的看法。可是有时候正是他的这副好皮囊令她十分烦恼，她深信是它加剧了他的傲慢自大，加剧了他那令人妒忌的自信。他们走到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异性相吸”的结果：阿丽克西斯肤色白皙、头发和眼睛乌黑，而埃德呢，金发碧眼，几乎一副雅利安人面孔。然而，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不羁性情被埃德对纪律与秩序的要求给过滤掉了，她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即使她渴望的最小冲动也让他深恶痛绝。

他的其他一些优点也开始令她发疯，虽然世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宝贵财富。首先便是那不可动摇的自信。这种自信坚不可摧，来自打他出生那一刻起就摆在他面前，并将一直摆在他面前的确定无疑

的生活。埃德在律师事务所有一份终生稳定的工作，岁月在他面前铺就了一条按部就班的晋升路线，今后会坐到哪个位置都能想象得到。阿丽克西斯唯一确定的只是他们俩越来越不和谐。随着假期一天天过去，她常常在想自己的未来，可是埃德根本不在其中。甚至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合拍。比如总是从错误的一头挤牙膏。而犯错的总是她，而非埃德。他讨厌她的散漫，他要求一切井井有条，这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而阿丽克西斯却觉得那是种令人讨厌的控制欲。他要求整洁，她尽量注意，可是他对她生活中些微凌乱的无言批评还是很让她烦躁。她常常觉得只有在父亲昏暗凌乱的书房里，才感到自在，而父母的卧室——母亲挑选的灰色墙漆、整洁的外观，却让她战栗。

一切总依着埃德。他是生活的宠儿：年复一年，他不费吹灰之力，在班级排名中总是名列前茅，是无人能挑战的冠军，完美的尖子生。如果他的泡沫破灭，人人都会痛心。他从小就认为世界是他的舞台，可是阿丽克西斯逐渐明白她并没在其中。难道她真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去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使答案显而易见？是住蹲尾区租来的破旧小平房，还是住肯辛顿漂亮的公寓套间——难道她疯了吗，竟然拒绝后者？尽管埃德要她秋天时搬过来和他一起住，她还是有很多问题要问自己：如果他们不打算结婚，那跟他同居还有什么意义？不管怎样，她想跟他结婚生子吗？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她头脑里盘旋了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了。她迟早得大胆地为此做点什么。埃德还在不停地说，这次度假的各种事宜由他一手打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阿丽克西斯的沉默一天长过一天。

这次旅行与以往她学生时代的希腊岛内环游完全不同。那时她

和一大帮无拘无束的朋友一起，从不会提前安排什么，全靠一时兴起来决定如何打发阳光灿烂的漫长日子：去哪家酒吧，在哪个海滩晒太阳。去哪座岛屿，待上多长时间，全靠掷一个二十德拉克马^①的硬币来决定。很难相信生活曾是那般无忧无虑。而这次旅行却充满争吵、冲突、自我怀疑；早在她踏上克里特之前，争斗就已开始了。

我二十五岁了，未来怎么还是这样无望而不定呢？她一边收拾行囊一边问自己。我在这里，住在一间不属于我的公寓里，有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正要与一个我几乎一点也不在乎的男人去度假。我这是怎么啦？

阿丽克西斯的母亲，索菲娅，在她这个年龄时，早已结婚几年，有两个孩子了。是什么环境让她在那般年轻时就如此洗练呢？怎么在同样的年龄，当阿丽克西斯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她就这样安顿好了呢？如果阿丽克西斯对母亲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些，也许能帮她作出自己的决定。

但是索菲娅总是非常过分地守着她的来历。这么多年来，她的秘密已成为她自己 and 女儿之间的一道屏障。阿丽克西斯觉得，家里积极鼓励她研究和了解过去的事情，却禁止她一窥自己来历的究竟，实在是一种讽刺；索菲娅在孩子们面前瞒着什么东西，投下了一丝不信任的阴影。看上去，索菲娅·菲尔丁不仅掩埋了自己的根，还把上面的泥土踩得严严实实。

关于母亲的过去，阿丽克西斯只有一条线索：自从阿丽克西斯记事起，一张褪了色的结婚照就一直立在索菲娅的床头柜上，装饰用

^① 希腊货币名称。

的银质相框在多次擦拭后变得很薄了。很小的时候，当阿丽克西斯把父母凹凸不平的大床当作蹦蹦床时，照片中那对姿势有点僵硬的夫妇微笑着在她面前上下晃荡。有时候她会问母亲一些关于这位身穿蕾丝长裙的美丽妇人和她身旁五官清晰、灰白头发的男人的问题：他们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的头发是灰白的？他们现在在哪里？索菲娅的答案异常简洁：他们是她的姨妈玛丽娅和姨父尼可拉斯，他们曾住在克里特岛，现在都已过世。这些信息那时能让阿丽克西斯满意——可现在她想了解更多。主要是这幅照片的地位——整个家里除了她和弟弟尼克的照片外，只有这一幅照片，这更大大激起了她的兴趣。这对夫妇显然对母亲意义重大，然而索菲娅似乎总是很勉强，不想谈论他们。实际上，岂止是勉强，简直是顽固地拒绝！阿丽克西斯进入青春期后，懂得了尊重母亲保持隐私的愿望——这有点像她十几岁时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人交流的本能，它们都一样热切，可她现在过了那个阶段。

在她出门度假前的那个晚上，她回到父母家。这是位于宁静的巴特西街上的一幢维多利亚式联排别墅。每逢阿丽克西斯和尼克大学开学或出国度假，家人总要外出去当地的希腊餐馆撮上一顿。可这次，阿丽克西斯回来另有目的。在埃德这个问题上她想听听母亲的建议，同样重要的还有，她打算问母亲几个关于她过去的问题。阿丽克西斯早到了一个多小时，她决定试试，让母亲敞开心扉，哪怕透出一丝光亮也行。

阿丽克西斯走进家门，脱下重重的帆布背包，往瓷砖地上一扔，把钥匙抛到厅架上没有光泽的铜盘里。钥匙掉进盘里发出好大的哐当声。阿丽克西斯知道母亲最讨厌的就是给吓一大跳。

“嗨，妈！”她朝寂静的过道里喊道。

想到母亲可能在楼上，阿丽克西斯一步两级跨上楼梯，走进父母房间。房间里过分的整洁还是像往常一样令她吃惊。一小串珠子挂在镜子一角，三瓶香水整齐地排在索菲娅的梳妆台上。房间里没有一丝零乱。这里没有关于索菲娅性格或过去的任何线索，墙上没有一幅画，床边没有一本书，只有那相框紧挨着床边。虽然马库斯与索菲娅共有这间房，但这里就是索菲娅的天地，索菲娅对整洁的要求统治着这里。这个家庭的每位成员都有各自的天地，而且彼此迥异。

如果说主人房的稀疏简约让它成为索菲娅的天地，那么马库斯的天地则是书房，在那里书从地板上一摞摞往上码，这些超重的塔有时会倒掉，书册散满房间；只有用精装皮面的大部头书当垫脚石才能走到书桌前。马库斯在这间坍塌的书构成的殿堂里工作觉得十分享受；这让他想起考古挖掘的半道中，每一块石头都被小心地做好标记，纵使在外行人眼里它们也不过与无数被丢弃的碎石一样。这间房里总是那么温暖，甚至在阿丽克西斯还是个孩子时，她就经常溜进来读书，蜷缩在柔软的皮椅上。不知为何，尽管这皮椅的填充料一直往外冒，它仍是整个家里最安逸、最舒服的椅子。

阿丽克西斯和弟弟离家很久了，但他们的房间还是原封未动。她的房间还是呈相当压抑的紫色，是她在阴郁的十五岁时自己挑的。床单、小地毯、衣柜都是配套的紫红色，那种颜色让人头疼、容易发火——虽然阿丽克西斯现在这样认为，但当时可是执意地喜欢。也许有一天父母能腾出时间来重刷一次，可是在一个不太重视室内设计和软装饰物的家庭里，这可能要再等上十年。尼克房间墙壁的

色彩早已无关她痛痒——墙上贴满了阿森纳球员、重金属乐队和胸脯大得吓人的金发妹的海报，看不到一寸墙壁。起居室是阿丽克西斯和尼克共同的空间，他们这二十年来一定花了一百零一万个小时在半昏暗中默默地看电视。可厨房却是大家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松木圆桌——索菲娅和马库斯一起购买的第一件家具——是全家的核心，大家围坐在那里，聊天、玩游戏、吃饭，还有，激烈的争论与不和也常常席卷此处，可这里才是家。

“嗨！”索菲娅说，冲着镜子里的女儿打招呼。她一边梳着挑染成金黄色的头发，一边在小小首饰盒里翻拣着。“我差不多准备好了。”她加上一句，把与上衣相配的珊瑚耳环固定好。

阿丽克西斯从来不知道，索菲娅在准备这类家庭聚会时有多紧张多恐惧。这一刻让她想起女儿大学开学前的那些夜晚，她假装高兴，实际上女儿的离去让她痛苦不已。似乎需要压抑的情感越强烈，她反而越能掩饰。索菲娅望着镜中女儿的身影和女儿身旁自己的脸，悚然一惊。那不是她心目中少女的脸庞，那是一张成人的脸，充满疑问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的眼睛。

“你好，妈。”阿丽克西斯平静地说，“爸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我相信。他知道你明天要早起，答应过不迟到的。”

阿丽克西斯拿起那张熟悉的照片，深吸了一口气。即使二十多岁了，她仍觉得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强迫自己踏入母亲过去经历的禁区，她仿佛正弯下腰，要从犯罪现场的警戒线下钻过似的。她需要知道母亲的想法。索菲娅不到二十岁就结婚了，所以，她，阿丽克西斯，难道不可以同样早点儿成家，难道愚蠢到要放弃与埃德这样的人结婚的机会吗？或许母亲可能与她想的一样，或许她现在就